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一百四十四　列傳四十四

婁師德字宗仁鄭州原武人也弱冠進士擢第授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奇其才嘗謂之曰吾子台輔之器當以子孫相託豈可以官屬常禮待也上元初累補監察御史屬吐蕃犯塞劉審禮戰歿師德奉使收敗亡於洮河因使吐蕃其首領論贊婆等自赤嶺操牛酒迎勞師德喻國威信開陳利害虜爲畏悅募猛士以討之師德抗表請爲猛士戴紅抹額來應詔高宗大悅特假朝散大夫從軍西討

頻有戰功遷殿中侍御史兼河源軍司馬并知營田事天授初累授左金吾將軍兼檢校豐州都督仍依舊知營田事則天降書勞曰卿素積忠勤兼懷武畧朕所以寄之襟要授以甲兵自卿受委北陲總司軍任往還靈夏檢校屯田收率既多京坻遽積不煩和糴之費無復轉輸之難兩軍及北鎮兵數年咸得支給勤勞之誠久而彌著覽以嘉尚欣悅良深長壽元年召拜夏官侍郎判尚書事明年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謂師德曰王師外鎮必藉邊境營田卿須不憚劬勞更充使檢校又以爲河源積石懷遠等軍及河蘭鄯廓等州檢校營田

大使稍遷秋官尚書（原武縣男）萬歲登封元年（案萬歲登封即萬歲通天也在證聖後新書本傳無此句疑衍）轉左肅政御史大夫並依舊知政事證聖元年吐蕃寇洮州令師德與夏官尚書王孝傑討之與吐蕃大將論欽陵贊婆戰於素羅汗山官軍敗績（案新書本紀素羅汗山之敗在萬歲通天元年三月非證聖也新書本傳亦作證聖蓋承此之譌當從紀）師德貶授原州員外司馬萬歲通天二年入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是歲兼檢校右肅政御史大夫仍知左肅政臺事又與武懿宗狄仁傑分道安撫河北諸州神功元年拜納言累封譙縣子尋詔師德充隴右諸軍大使仍檢校河西營田事聖厤二年突厥入寇復令

檢校并州長史仍充天兵軍大總管是歲九月卒年七十贈涼州新書幽州都督謚曰貞葬給往還儀仗初狄仁傑未入相時師德嘗薦之及爲宰相不知師德薦己數排師德令充外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知人矣則天嘗出師德舊表示之仁傑大慙謂人曰吾爲婁公所含如此方知不逮婁公遠矣師德頗有學涉器量寬厚喜怒不形於色師德長八尺方口博唇深沈有度量人有忤己輒遜以自免不見容色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碩不能遽步昭德遲之恚曰爲田舍子所留師德笑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敎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在夏官注選選者就案閲簿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濡筆曰墨汙爾自尋

綜邊任前後三十餘年恭勤接下孜孜不怠雖參知政事深懷畏避竟能以功名始終甚爲識者所重與郝處俊相亞世之言長者稱婁郝

王孝傑京兆新豐人也高宗末爲副總管從工部尚書劉審禮西討吐蕃戰於大非川爲賊所獲吐蕃贊普見孝傑垂泣曰貌類吾父厚加敬禮由是免死尋得歸則天時累遷右鷹揚衛將軍孝傑久在吐蕃中悉其虛實長壽元年爲武威軍總管與左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忠節率衆以討吐蕃乃克復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四鎭而還則天大悅謂侍臣曰昔貞觀中貝綴貝綴二字疑誤得此蕃

城其後西陲不守並陷吐蕃今既盡復於舊邊境自然
無事孝傑建斯功效竭此款誠遂能裹足徒行身與士
卒齊力如此忠懇深是可嘉乃拜孝傑爲左衛大將軍
明年遷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封清源男延載初
出爲瀚海道行軍總管餘如故證聖初又爲朔方道總
管尋坐與吐蕃戰敗免官萬歲通天年契丹李盡忠孫
萬榮反叛復詔孝傑白衣起爲清邊道總管統兵十八
萬以討之孝傑軍至東峽石谷遇賊道隘虜甚衆孝傑
率精銳之士爲先鋒且戰且前及出谷布方陣以捍賊
後軍總管蘇宏暉畏賊衆棄甲而遁孝傑既無後繼爲

賊所乘營中潰亂孝傑墮谷而死兵士爲賊所殺及奔踐而死殆盡初進軍平州白鼠晝入營頓伏皆謂鼠坎精胡象也白質歸命天亡之兆及戰乃孝傑覆焉時張說爲節度嘗記馳奏其事則天問孝傑敗亡之狀說曰孝傑忠勇敢死乃誠奉國深入寇境以少禦衆但爲後援不至所以致敗於是追贈孝傑夏官尚書封耿國公拜其子無擇爲朝散大夫遣使斬宏暉以徇使未至幽州而宏暉已立功贖罪竟免誅開元中無擇官至左驍衛將軍以恩例贈孝傑特進

唐休璟名璿以字行京兆始平人也曾祖規周驃騎大將軍安邑縣公祖宗隋大業末爲朔方郡丞時爲梁師都舉

兵將據城宗抗節不從乃為所害休璟少孤受易於馬嘉運傳禮於賈公彥少以明經擢第永徽中解褐吳王府典籤無異材調授營州戶曹調露中單于突厥背叛誘扇奚契丹侵掠州縣其後奚羯胡又與桑乾突厥同反都督周道務遣休璟將兵擊破之於獨護山斬獲甚衆超拜豐州司馬遷朔州長史永淳中突厥圍豐州都督崔智辯戰歿朝議欲罷豐州徙百姓於靈夏休璟以為不可上書曰豐州控河遏賊實為襟帶自秦漢已來列為郡縣田疇良美尤宜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徙百姓就寧慶二州致使戎羯交侵乃以靈夏為邊界貞觀之末始募人以

實之西北一隅方得寧謐今若廢棄則河傍之地復為賊有靈夏等州人不安業非國家之利也朝廷從其言豐州復存垂拱中遷安西副都護會吐蕃攻破焉耆安息道大總管文昌右相韋待價及副使閻溫古失利休璟收其餘衆以安西土遷西州(新書豐州)都督上表請復取四鎮則天遣王孝傑破吐蕃拔四鎮亦休璟之謀也聖曆中為司衛卿兼涼州都督右肅政御史大夫持節隴右諸軍州大使久視元年秋吐蕃大將麴莽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入自洪源谷將圍昌松縣休璟以數千人往擊之臨陣登高望見賊衣甲鮮盛謂麾下曰自欽陵

死贊婆降麴莽布支新知賊兵欲耀威武故其國中貴
臣酋豪子弟皆從之人馬雖精不習軍事吾爲諸君取
之乃被甲先登與賊六戰六克大破之斬其副將二人
獲首二千五百級築京觀而還是後休璟入朝吐蕃亦
遣使來請和因宴屢覘休璟則天問其故對曰往歲洪
源戰時此將軍雄猛無比殺臣將士甚衆故欲識之則
天大加歎異擢拜右武威右金吾二衛大將軍休璟尤
諳練邊事自碣石西踰四鎮綿亘萬里山川要害皆能
記之長安中西突厥烏質勒與諸蕃不和舉兵相持安
西道絶表奏相繼則天令休璟與宰相商度事勢俄頃

聞草奏便遣施行後十餘日安西諸州表請兵馬應接
程期一如休璟所畫則天謂休璟曰恨用卿晚因遷夏
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又謂魏元忠及楊再思李嶠
姚元崇李迥秀等曰休璟諳練邊事卿等十不當一也
尋轉太子右庶子依舊知政事以契丹入寇復拜夏官
尚書兼檢校幽營等州都督兼安東都護時中宗在春
宮將行進啟於皇太子曰張易之兄弟幸蒙寵遇數侍
宴禁中縱情失禮非人臣之道惟加防察中宗即位召
拜輔國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酒泉郡公顧謂曰
卿曩日直言朕今不忘初欲召卿計事但以遐遠兼懷

北狄之憂未幾加特進拜尚書右僕射是歲秋大水休璟兩上表自咎請免官甚切辭多不載中宗竟不允手制答曰陰陽乖爽事屬在予待罪私門難依來表尋遷中書令充京師留守俄加檢校吏部尚書又以宮僚之舊賜實封三百戶累封宋國公休璟在任無所宏益景龍二年致仕於家年力雖衰進取彌銳時尚宮賀婁氏頗關預國政憑附者皆得寵榮休璟乃為其子取賀婁氏養女為妻因以自達由是起為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仍封宋國公休璟年踰八十而不知止足依託求進為時所譏景雲元年又拜特進充朔方

道行軍大總管以備突厥停其舊封別賜實封二百戶二年表請致仕許之祿及一品子課並令全給休璟初得封時以絹數千匹分散親族又以家財數十萬大開塋域備禮葬其五服之親時人稱之延和元年七月薨年八十六贈荆州大都督謚曰忠子先慎襲爵官至陳州刺史次子先擇開元中為右金吾衛將軍

張仁愿華州下邽人也本名仁亶以音類睿宗諱改焉少有文武材幹累遷殿中侍御史時有御史郭霸上表稱則天是彌勒佛身鳳閣舍人張嘉福與洛州人王慶之等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皆請仁愿連名署表仁愿

正色拒之甚爲有識所重尋而夏官尚書王孝傑爲吐
刺軍總管統衆以禦吐蕃詔仁愿往監之仁愿與孝傑
不協因入奏事稱孝傑軍敗誣罔之狀孝傑由是免爲
庶人仁愿遽遷侍御史萬歲通天二年監察御史孫承
景監清邊軍戰還畫戰圖以奏每陣必畫承景躬當矢
石先鋒禦賊之狀則天歎曰御史乃能盡誠如此擢拜
右肅政臺中丞令仁愿敘錄承景下立功人仁愿未發
都先問承景對陣勝負之狀承景身實不行問之皆不
能對又虛增功狀仁愿廷奏承景罔上之罪於是左遷
崇仁令擢仁愿爲肅政臺中丞檢校幽州都督會突厥

默啜入寇攻陷趙定擁衆迴至幽州仁愿勒兵出城邀擊之流矢中手賊亦引退則天遣使勞問賜以醫藥累遷并州大都督府長史神龍二年中宗還京以仁愿爲左屯衛大將軍兼檢校洛州長史時都城穀貴盜竊甚衆仁愿一切皆捕獲杖殺之積屍府門遠近震懾無敢犯者初高宗時賈敦頤爲洛州刺史亦有政績與仁愿皆爲一時之最故時人爲之語曰洛州有前賈後張可敵京兆三王其見稱如此三年突厥入寇朔方軍總管沙吒忠義爲賊所敗詔仁愿攝御史大夫代忠義統衆仁愿至軍而賊衆已退乃躡其後夜掩擊大破之先朔

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爲界河北岸有拂雲神祠突厥入寇必詣祠祭酹求福因牧馬料兵而後渡河時突厥默啜盡衆西擊突騎施張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之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太子少師唐休璟以爲兩漢已來皆北守黃河今於寇境築城恐勞人費功終爲賊虜所有建議以爲不便仁愿固請不已中宗竟從之仁愿表留年滿鎮兵以助其功時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盡擒之一時斬於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俱就以拂雲祠爲中城與東西兩城相去各四百餘里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

皆據津濟遥相應接北拓地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一千八（新書作三）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無復寇掠減鎮兵數萬人仁愿初建三城不置壅門及卻敵戰格之具或問曰此邊城禦賊之所不爲守備何也仁愿曰兵貴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當併力出戰迴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生其退恧之心也其後常元楷爲朔方軍總管始築壅門以備寇議者以此重仁愿而輕元楷焉仁愿在朔方奏用監察御史張敬忠何鸞長安尉寇泚鄠縣尉王易從始平主簿劉體微分判軍事太子文學柳彥昭爲管記義烏尉晁

長貞爲隨機敬忠等皆以文吏著稱多至大官時稱仁愿有知人之鑒（敬忠自監察御史累遷吏部郎中開元七年拜平盧節度使）景龍二年拜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累封韓國公春還朝秋復督軍備邊中宗賦詩祖餞賞賜不可勝紀尋加鎭軍大將軍睿宗卽位以老致仕特全給祿俸又拜兵部尚書加光祿大夫依舊致仕開元二年卒贈太子少傅（新書少保）賻物二百段命五品官一人爲監護使（仁愿爲將號令嚴將吏信伏按邊撫師賞罰必直功罪後人思之爲立祠受降城出師輒享焉）子之輔開元初爲趙州刺史

薛訥（字慎言）絳州萬泉人也左武衛大將軍仁貴子也（起家

城門郎爲藍田令有富商倪氏於御史臺理其私債中丞來俊臣受其貨財斷出義倉米數千石以給之訥曰義倉本備水旱以爲儲蓄安敢絶衆人之命以資一家之産竟報上不與會俊臣得罪其事乃不行其後突厥入寇河北則天以訥將門使攝左武威衛將軍安東道經畧使臨行於同明殿召見與語訥因奏曰醜虜憑陵以盧陵爲辭今雖有制升儲外議猶恐未定若此命不易則狂賊自然款伏則天深然其言尋拜幽州都督兼安東都護轉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兼檢校左衛大將軍久當邊鎭之任累有戰功元宗卽位於新豐講武訥爲左

軍節度時元帥與禮官得罪諸部頗亦失序唯訥及解琬之軍不動元宗令輕騎召訥等至軍門皆不得入禮畢上甚加慰勞時契丹及奚與突厥連和屢為邊患訥建議請出師討之開元二年夏詔與左監門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率衆二萬出檀州道以討契丹等杜賓客以為時屬炎暑將士負戈甲齎資糧深入寇境恐難為制勝中書令姚元崇亦以為然訥獨曰夏月草茂羔犢生息之際不費糧儲亦可漸進一舉振國威邊不可失也時議咸以為不便元宗方欲威服四夷特令訥同紫微黃門三品總兵擊奚契丹議者乃息六月

師至灤河遇賊時旣蒸暑諸將失計會盡為契丹等所
覆訥脫身走免歸罪於崔宣道及蕃將李思敬等八人
詔盡令斬之特免杜賓客之罪下制曰并州大都督府
長史兼檢校左衛大將軍和戎大武等諸軍州節度大
使同紫微黃門三品薛訥總戎禦邊建議為首將於料
敵輕於接戰張我王師衂之虜境覩其疇昔頗嘗輸誠
每欲資忠報主見義忘身特緩嚴刑俾期來效宜赦其
罪所有官爵等並從除削其年八月吐蕃大將坌達延
乞力徐等率衆十萬寇臨洮軍又進寇蘭州及渭州之
渭源縣掠羣牧而去詔訥白衣攝左羽林將軍為隴右

防禦使與太僕少卿王晙等率兵邀擊之十月訥領衆至渭源遇賊戰於武階驛與王晙犄角夾攻之大破賊衆追奔至洮水又戰於長城堡豐安軍使王海賓先鋒力戰死之將士乘勢進擊又敗之殺獲萬人擒其將六指鄉彌洪盡收其所掠羊馬并獲其器械不可勝數時有詔將以十二月親征吐蕃及聞訥等克捷元宗大悅乃停親征追贈王海賓左金吾衛大將軍賻物三百段粟三百石名其稚子爲忠嗣拜朝散大夫命紫微舍人倪若水往卽便敘錄功狀拜訥爲左羽林軍大將軍復封平陽郡公仍拜子暢朝散大夫俄又充涼州鎭軍大

總管赤水建康河源邊州皆隸節度為朔方行軍大總管尋以年老特聽致仕八年卒年七十餘七十二贈太常卿謚曰昭定訥沈毅寡言臨大敵而益壯訥弟楚玉開元中為幽州大都督府長史范陽節度使以不稱職見代而卒

王晙滄州景城人徙家於洛陽祖有方岷州刺史父行果為長安尉知名晙少孤好學祖有方奇之曰是子當興吾宗長豪曠不樂為銜檢事弱冠明經擢第始調清苑尉歷遷殿中侍御史加朝散大夫時朔方軍元帥魏元忠討賊失利歸罪於副將韓思忠奏請誅之晙以思忠既是偏裨制不由已又有勇智可惜不可獨殺非辜乃廷議爭之思忠竟得釋而晙亦由是出為渭

南令景龍末累轉爲桂州都督桂州舊有屯兵常運衡永等州糧以饋之晙始改築羅郭奏罷屯兵及轉運又堰江水開屯田數千頃百姓賴之尋上疏請歸鄉拜墓州人詣闕請留晙乃下敕曰彼州往緣寇盜戶口凋殘委任失材乃令至此卿處事強濟遠邇寧靜築城務農利益已廣隱括綏輯復業者多宜須政成安此黎庶百姓又有表請不須來也晙在州又一年州人立碑以頌其政州人丐刻石頌德初劉幽求放封州廣州都督周利貞欲必殺之道出晙所晙知其故留不遣利貞移書督趣幽求懼曰勢且難全正恐累君奈何晙曰公之坐非朋友所絕晙在終不忍公無罪就死俄崔湜等誅幽求復執政故詔幽求爲刻石辭再轉鴻臚少卿充朔方軍副大總管

兼安西（新書安北）大都護豐安定遠三城及側近軍並受晙節度後轉太僕少卿隴右羣牧使開元二年吐蕃精甲十萬寇臨洮軍晙率所部二千人卷甲倍程與臨洮兩軍合勢以拒之賊營於大來谷口吐蕃將坌達延又率兵繼至晙乃出奇兵七百人衣之蕃服夜襲之相去五里置鼓角令前者至寇大呼後者擊鼓以應之賊衆大懼疑有伏兵自相殺傷死者萬計俄而攝右羽林將軍薛訥率衆邀擊吐蕃至武階谷去大來谷二十里爲賊所隔晙率兵迎訥之軍賊置兵於兩軍之間連亘數十里晙夜出壯士銜枚擊之賊又大潰乃與訥合軍掩其

餘衆追奔至洮水殺獲不可勝數盡收所掠牧馬而還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清源縣男兼原州都督仍拜其子斑為朝散大夫尋除并州大都督府長史明年突厥默啜為九姓所殺其下酋長多款塞投降置之河曲之內俄而小殺繼立降者漸叛晙上書曰突厥時屬亂離所以款塞降附其與部落非有讎嫌情異比原一作北風理固明矣養成其釁雖悔何追今者河曲之中安置降虜此輩生梗實難處置日月漸久姦詐逾深窺邊間隙必為患難今有降者部落不受軍州進止輒動兵馬屢有傷殺詢問勝州左側被損三一作五百餘人私置烽鋪

潛爲抗拒公私行李頗實危懼北虜如或南牧降戶陰(一作必)與連衡臣問沒蕃歸人云却逃者甚衆南北信使委曲通傳此輩降人翻成細作儻收合餘燼來逼軍州虜騎憑陵胡兵應接表裏有急(一作敵)進退無援雖復韓彭之勇孫吳之策令其制勝其可必乎宜(一作望)至秋冬之際令朔方軍盛陳兵馬告其禍福啗以緡帛之利示以麋鹿之饒說以寧息(一作魚米)之鄉陳其畜牧之地並分配淮南河南寬鄉鉅里(一作安置)仍給程糧送至彼(一作配)所雖復一時勞微必得久長安穩二十年外漸養(一作染)淳風將以此降蕃(一作充兵皆)爲勁卒若以北狄降者不可南

中安置則高麗降一作俘虜置之沙漠之北一作曲西域編
町散在青徐之右唯利是視務安疆場何獨降胡不可
休息一作移徙近者在邊將士爰及安蕃使人多作謾辭不
爲實對或言北虜咸煕一作破滅或言降戶安靜志欲自言
功効非有以徇邦家伏願察斯利口行茲遠慮邊荒清
晏黎元幸甚臣料留住之議謀者但襲一作遵云故事必言
降戶之輩舊置河曲之中昔年既得康寧今日還應穩
便但同時異事舊一作先典攸傳往者頡利破亡邊境寧
謐降戶之輩無復他心所以多歷歲月一作年此類皆無
動靜今虜見未破滅降戶私使往來或畏北虜之威或

報（一作懷）北虜之患又是北虜戚屬夫豈不識親疎將比
昔年安可同日語臣料其中頗有三策若盛陳兵馬散
令分配內獲精兵之實外祛黠虜之謀暫勞永逸此上
策也若多屯士卒廣爲備擬亭鄣之地蕃漢接布（一作相參）
費甚人勞此下策也若置之朔塞任之來往通傳信息
結成禍祟（一作胎）此無策也伏願察斯三者詳其善惡利
害之狀長短可尋縱因遷移或致逃叛但有移得之者
卽是今日良圖留待河冰恐卽有變臣蒙天澤叨居重
鎭逆耳利行敢不盡言疏奏未報降虜果叛敕晙帥并
州兵西濟河以討之晙乃間行倍道以夜繼晝卷甲舍

嶺而趨之夜於山中忽遇風雪甚盛晙恐失期仰天誓
曰晙若事君不忠不討有罪明靈所殛固自當之而士
衆何辜合其艱苦若誠心忠烈天監孔明當止雪迴風
以濟戎事言訖風迴而雪止時叛者分爲兩道其在東
者晙追及之殺一千五百餘人生獲一千四百餘人駝
馬牛羊甚衆晙以功遷左散騎常侍持節朔方道行軍
大總管尋遷御史大夫時突厥跌跌部落及僕固都督
勺磨等散在受降城左右居止謀引突厥共爲表裏陷
軍城而叛晙因入奏密請誅之八年秋晙誘跌跌等黨
與八百餘人於中受降城誅之由是乃授晙兵部尚書

復充朔方軍大總管九年蘭池州胡苦於賦役誘降虜餘燼攻夏州反叛詔隴右節度使羽林將軍郭知運與晙相知討之晙奏朔方軍兵自有餘力其郭知運請還本軍未報而知運兵至與晙頗不相協晙所招撫降者知運縱兵擊之賊以爲晙所賣皆相率叛走晙進封清源縣公仍兼御史大夫官一子元宗以宮人賜知運等晙獨不敢取曰臣之事君猶子事父詎有常近闈掖而臣子敢當乎誓死以免見聽俄而賊衆復相結聚晙坐左遷梓州刺史十年拜太子詹事累封中山郡公屬車駕北巡以晙爲吏部尚書兼太原尹十一年夏代張說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追錄破胡之功加金紫光

祿大夫仍充朔方軍節度大使河北河西隴右之兵皆屬其年冬上親郊祀追晙赴京以會大禮晙以時屬氷壯恐虜騎乘隙入寇表辭不赴手敕慰勉仍賜衣一副會許州刺史王喬家奴告喬與晙潛謀構逆敕侍中源乾曜中書令張說鞫其狀晙既無反狀乃以違詔追不到左遷蘄州刺史遷定州十四年累遷爲戶部尚書復爲朔方軍節度使二十年卒年七十餘贈尚書左丞相謚曰忠烈往歲魏元忠爲張易之昌宗所構左授高要尉晙密狀申明之宋璟時爲鳳閣舍人謂晙曰魏公且全矣子觸威嚴而坐理恐子之狼狽也晙曰魏公忠而獲罪晙爲義所

激顛沛無恨璟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

晙氣貌雄壯時人謂之有熊虎之狀然慕義激勵有古人之風御下整肅人吏畏而愛之晙卒後信安王禕於幽州討奚告捷奏稱軍士咸見晙與蕃將高昭領兵馬先軍討賊上聞而嗟異久之戶部郎中楊伯誠新書陽伯成上疏請晙等墳特乞增修封域量加表異降使饗祭優其子孫元宗乃遣使就其家廟祭仍加其子官秩

史臣曰婁師德應名而慊懍勇也薦仁傑而入用忠也不使仁傑知之公也營田贍軍智也恭勤接下和也參知政事功名有卒是人之難也又何媿於將相乎王孝

傑唐休璟張仁愿薛訥王晙等皆韜武幹亟立邊功然孝傑失於再擒休璟虧於餘行先敗後勝薛訥何懟止雪迴風王晙難掩仁愿操履中否相兼

贊曰拯物之心不形於色將相之才人何以測臣有始終功無爽忒多忌梁公自招懟德唐張訥晙善陣能師其服戎虜不憂邊陲

唐書卷第一百四十四

唐書卷第一百四十五　　列傳四十五

蘇味道　李嶠

崔融　盧藏用 弟若虛 從新書增

徐彥伯

蘇味道趙州欒城人也九歲能屬辭少與鄉人李嶠俱以文辭知名時人謂之蘇李弱冠本州舉進士累轉咸陽尉吏部侍郎裴行儉先知其貴甚加禮遇及征突厥阿史那都支引爲管記孝敬皇帝妃父裴居道再登左金吾將軍訪當時才子爲謝表託於味道援筆而成辭理精密盛傳於代延載初歷遷鳳閣舍人檢校鳳閣侍郎同

鳳閣鸞臺平章事尋加正授證聖元年坐事出爲集州
刺史俄召拜天官侍郎聖厤初遷鳳閣侍郎同鳳閣鸞
臺三品味道善敷奏多識臺閣故事然而前後居相位
數載竟不能有所發明但脂韋其閒苟度取容而已嘗
謂人曰處事不欲決斷明白若有錯誤必貽咎譴但摸
稜以持兩端可矣時人由是號蘇摸稜（新書作摸稜手）長安中
請還鄉改葬其父優制令州縣供其葬事味道因此侵
毀鄉人墓田役使過度爲憲司（蕭至忠）所劾左授坊州刺
史未幾除益州大都督府長史神龍初以親附張易之
昌宗貶授郿州刺史俄而復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未

行而卒年五十八贈冀州刺史味道與其弟太子洗馬味元甚相友愛味元若請託不諧輒面加淩折味道對之怡然不以爲忤論者稱焉有文集行於代

李嶠字巨山趙州贊皇人隋內史侍郎元操從曾孫也代爲著姓父鎭惡襄城令嶠早孤事毋以孝聞爲兒童時夢有神人遺之雙筆自是漸有學業十五通五經薛元超稱之弱冠舉進士始調安定尉舉制策甲科遷長安時畿尉名文章者駱賓王劉光業嶠最少與等夷累轉監察御史時嶺南邕嚴二州首領反叛發兵討擊高宗令嶠往監軍事嶠乃宣朝旨特赦其罪親入獠洞以招諭之叛者盡降因罷兵而還高宗甚嘉之累遷給事

中時酷吏來俊臣構陷狄仁傑李嗣眞裴宣禮等三家奏請誅之則天使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其獄德裕等雖知其枉懼罪並從俊臣所奏嶠曰豈有知其枉濫而不爲申明哉孔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乃與德裕等列其枉狀由是忤旨出爲潤州司馬詔入轉鳳閣舍人則天深加接待朝廷每有大手筆皆特令嶠爲之時初置右御史臺巡按天下嶠上疏陳其得失曰陛下創置右臺分巡天下察吏人善惡觀風俗得失斯政途之綱紀禮法之準繩無以加也然猶有未折衷者臣請試論之夫禁網尚疎法令宜簡簡則法易行而

不煩雜疎則所羅廣而無苛碎竊見垂拱二年諸道巡
察使所奏科目凡有四十四件至於別準格敕令察訪
者又有三十餘條而巡察使率是三月已後出都十一
月終奏事時限迫促簿書塡委晝夜奔逐以赴限期而
每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二千餘人少者一千已下皆須
品量才行褒貶得失欲令曲盡行能則皆不暇此非敢
墮於職而慢於官也實才有限而力不及耳臣望量其
功程與其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進退可以
責成得失可以精覈矣又曰今之所察但準漢之六條
推而廣之則無不包矣無爲多張科目空費簿書且朝

廷萬機非無事也機事之動靜恒在四方是故冠蓋相望郵驛繼踵今巡使既出其外州之事悉當委之則傳驛大減矣然則御史之職故不可得閒自非分州統理無由濟其繁務請大小相兼率十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為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姦訛觀採風俗然後可以求其實效課其成功若此法果行必大裨政化且御史出持霜簡入奏天闕其於勵已自修奉職存憲比於他吏可相百也若其按劾姦邪糾摘欺隱比於他吏可相十也陛下試用臣言妙擇賢能委之心膂假溫言以樹之陳賞罰以勸之則莫不盡力而效死矣何

政事之不理何禁令之不行何妖孽之敢興則天善之乃下制分天下為二十道簡擇堪為使者會有沮議者竟不行尋知天官侍郎事遷麟臺少監聖厤初與姚崇偕遷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俄轉鸞臺侍郎依舊平章事兼修國史久視元年嶠舅天官侍郎張錫入知政事嶠轉成均祭酒罷知政事及修史舅甥相繼在相位時人榮之嶠尋檢校文昌左丞東都留守長安三年嶠復以本官同平章事尋知納言事明年遷內史嶠固辭煩劇拜成均祭酒平章事如故長安末則天將建大像於白司馬坂嶠上疏諫之其畧曰臣以法王慈愍菩薩護持

唯擬饒益衆生非要營修土木伏聞造像稅非戶口錢出僧尼不得州縣祇承必是不能濟辦終須科率豈免勞擾天下編戶貧弱者衆亦有傭力客作以濟糇糧亦有賣舍貼田以供王役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貫若將散施廣濟貧窮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拯饑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霑聖君亭育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疏奏不納中宗即位嶠以附會張易之兄弟出爲豫州刺史未行又貶爲通州刺史數月徵拜吏部侍郎封贊皇縣男無幾遷吏部尚書進封縣公神龍二年代韋安石爲中書令初嶠在吏部時志

欲出行私惠冀得復居相位奏置員外官數千人至是官僚倍多府庫減耗乃抗表引咎辭職并陳利害十餘事

嶠上書歸咎於時因蓋向非曰元首之尊居有重門擊柝之衛出有清警戒道之禁所以備非常息異望誠不可易舉動慢防閑也陛下厭崇邃輕尊嚴微服潛遊閭匽過市行路私議朝廷驚懼如禍産意外縱不自惜奈宗廟蒼生何又分職建官不可以濫傳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自帝室中興以不慎爵賞爲惠冒級躐階朝陛夕改正闕不給加以員外內則府庫爲殫外則黎庶蒙害非求賢助治之道也願愛惜班榮息匪服之議今文武六十以上而天造含容皆矜恤之老病者已解還授員外者既遣復留恐非所以消徹救時也請敕有司料其可用進不可用退又遠方夷人不堪治事國家向務撫納而官之非立功酋長類廉俸祿願商度非要者一切放還又易稱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今百姓乏窶不安居處不可以守位倉儲蕩耗財力傾殫不足以聚人山東病水潦江左困輸轉國匱於上人窮於下如令邊場少梗恐逋亡遂多盜賊羣行何財召募何

衆閑遏乎又祟作寺觀功費浩廣今山東歲饑糟糠不厭而投艱阨之會收庸調之半用吁嗟之物以榮土木恐怨結三靈謗蒙四海又比緣征戍巧詐百情破役隱身規脫租賦今道人私度者幾數十萬其中高戶多丁黠商大賈詭作臺符羼名偽度且國計軍防並仰丁口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賦何以備之又重賂貴近補府若史務設籍產以州縣甲等更爲下戶當道城鎮至無捉驛者役逮小弱卽破其家願許十道使訪察括舉使姦猾不得而隱又太常樂戶已多復求訪散樂獨持鼗鼓者已二萬員願量留之餘勒還籍以杜妄費

中宗以嶠昌言時政之失輒請罷免手制慰諭而不允中宗以其身宰相乃自陳失政匄罷官無所嫁非手詔詰讓嶠惶恐復視事尋令復居舊職三年又加修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趙國公景龍三年罷中書令以特進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卽位出爲懷州刺史尋以年老致仕初中宗崩嶠密

表請處置相王諸子勿令在京及元宗踐祚宮內獲其表以示侍臣或請誅之中書令張說曰嶠雖不辨逆順然亦爲當時之謀吠非其主不可追討其罪上從其言貶滁州別駕乃下制曰事君之節危而不變爲臣則忠貳乃無赦特進趙國公李嶠往緣宗韋弑逆朕恭行戡定揖讓之際天命有歸嶠有窺覦不知逆順狀陳詭計朕親覽焉以其早負辭學累居台輔忍而莫言特掩其惡今忠邪既辨具物惟新賞罰儻乖下人安勸雖經赦令猶宜放斥矜其老疾俾遂餘生宜聽隨子虔州刺史暢赴任尋起爲廬州別駕而卒年七十有文集五十卷嶠富才思有所

屬綴爲人傳諷武后時汜水獲瑞石嶠爲御史上皇符一篇爲世譏薄然其仕前與王勃楊盈川接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沒而爲文章宿老一時學者取法焉

崔融字安成齊州全節人初應八科舉擢第累補宮門丞兼直崇文館學士中宗在春宮制融爲侍讀兼侍屬文東朝表疏多成其手聖厤中則天幸嵩獄見融所撰啓母廟碑深加歎美及封禪畢乃命融撰朝覲碑文自魏州司功參軍擢授著作佐郎尋轉右史聖厤二年除著作郎仍兼右史內供奉四年遷鳳閣舍人久視元年坐忤張昌宗意左授婺州長史頃之昌宗怒解又請召爲春官郎中知制誥事長安二年再遷鳳閣舍人三年兼

修國史時有司表稅關市融深以爲不可上疏諫曰臣伏見有司稅關市事條不限工商但是行人盡稅者臣謹案周禮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竊惟市縱繁巧關通末遊欲令此徒止抑所以咸增賦稅臣謹商度今古料量家國竊將爲不可稅謹件事跡如左伏惟聖旨擇焉往古之時淳樸未散公田籍而不稅關防譏而不征中代已來澆風驟進桑麻疲弊稼穡辛勤於是各徇通財爭趨作巧求徑捷之欲速忘歲計之無餘遂使田萊日荒倉廩不積蠶織休廢弊縕闕如饑寒猥臻亂離斯起先王懲其若此所以變古隨時依本者恒科占末者增

稅夫關市之稅者謂市及國門關門者也唯斂出入之商賈不稅來往之行人今若不論商人通取諸色事不師古法乃任情悠悠末代於何瞻仰濟濟盛朝自取嗤笑雖欲憲章姬典乃是違背周官臣知其不可者一也臣謹案易繫辭稱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日中爲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班志亦云財者帝王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理國安人之本也仕農工商四人有業學以居位曰仕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人陳力受職然則四人各業久矣今復安得動而搖之蕭何

云人情一定不可復動班固又云曹參相齊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也後相曰理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若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爲亂秦人極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刑獄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爲而人自化我好靜而人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臣知其不可者二也四海之廣九州之雜關必據險路市必憑要津若乃富商大賈豪宗惡少輕死重義結黨連羣喑嗚則彎弓睚眦則挺劍小

有失意且猶如此一旦變法定是相驚乘茲困窮或致騷動便恐南走越北走胡非唯流逝齊人亦自攪亂殊俗又如邊徼之地寇賊為鄰商胡之旅歲月相繼儻因科賦致有猜疑一從散亡何以制禁求利雖切為害方深而有司上言不識大體徒欲益帑藏助軍國殊不知軍國益擾帑藏逾空臣知其不可者三也孟軻又云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今行者皆稅本末同流且如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宏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貿往還昧旦永日今若江津河口置鋪

納稅納稅則檢覆檢覆則遲留此津纔過彼舖復止非唯國家稅錢更遭主司僦賂船有大小載有少多量物而稅觸途淹久統論一日之中未過十分之一因此壅滯必致吁嗟一朝失利則萬商廢業萬商廢業則人不聊生其間或有輕訬任俠之徒斬龍刺蛟之黨郗陽暴虐之客富平悍壯之夫居則藏鏹出便竦劍加之以重稅因之以威脅一旦獸窮則搏鳥窮則攫執事者復何以安之哉臣知其不可者四也五帝之初不可詳已三王之後厥有著云秦漢相承典章大備至如關市之稅史籍有文秦政以雄圖武力捨之而不用也漢武以霸

畧英才去之而勿取也何則關為禦暴之所市為聚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關則暴興暴興則起異圖人散則懷不軌夫人心莫不背善而樂禍易動而難安一市不安則天下之市心揺矣一關不安則天下之關心動矣況澆風久扇變法為難徒欲禁末流規小利豈知失元默亂大倫魏晉眇小齊隋齷齪亦所不行斯道者也臣知其不可者五也今之所以稅關市者何也豈不以國用不足邊寇為虞一行斯術冀有殷贍然也微臣敢借前箸以籌之伏惟陛下當聖期御元籙沈璧於洛刻石於嵩鑄寶鼎以窮姦坐明堂而布政神化廣洽至德潛

通東夷暫驚應時平殄南蠻纔動計日歸降西域五十餘國廣輪一萬餘里城堡清夷亭堠靜謐比爲患者唯苦二蕃今吐蕃請命邊事不起卽目雖尙屯兵久後終成弛柝獨有默啜假息孤恩惡貫禍盈覆亡不暇征役日已省矣緊費日巳稀矣然猶下明制遵太樸愛人力惜人財王侯舊封妃主新禮所有支料咸令減削此陛下以躬率先堯舜之用心也且關中河北水旱數年諸處逃亡今始安輯儻加重稅或慮相驚況承平歲積薄賦日久俗荷深恩人知自樂卒有變法必多生怨生怨則驚擾驚擾則不安中旣不安外何能禦文王曰帝王

富其人霸王富其地理國若不足亂國若有餘古人有言帝王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庾商賈藏於篋惟陛下詳之必若師興有費國儲多窘即請倍算商客加歛平人如此則國保富强人免憂懼天下幸甚臣知其不可者六也陛下留神槩表屬想政源目茲炎熾早朝晏坐一日二日機務不遺先天後天虛心密應時政得失小子何知率陳瞽辭伏紙惶懼疏奏則天納之乃寢其事四年除司禮少卿仍知制誥時張易之兄弟頗招集文學之士融與納言李嶠鳳閣侍郎蘇味道麟臺少監王紹宗等俱以文才降節事之及易之伏誅

融左授袁州刺史尋召拜國子司業兼修國史神龍二年以預修則天實錄成封清河縣子賜物五百段璽書褒美融爲文典麗當時罕有其比朝廷所須洛出寶圖頌則天哀冊文及諸大手筆並手敕付融撰哀冊文用思精苦遂發病卒時年五十四以侍讀之恩追贈衛州刺史謚曰文膳部員外郎杜審言爲融所奬引爲服緦麻有文集六十卷二子新書六子禹錫翹開元中相次爲中書舍人禹錫贈定州刺史謚曰貞孫巨右補闕亦有文

盧藏用字子潛幽州范陽人度支尚書承慶之姪孫也父璥有名於時官至魏州司馬新書長史藏用少以辭學著稱初

舉進士選不調乃著芳草賦以見意與兄徵明尋隱居終南山學辟穀練氣之術長安中徵拜左拾遺時則天將營興泰宮於萬安山藏用上疏諫曰臣愚雖不達時變竊嘗讀書見自古帝王之迹衆矣臣聞土階三尺茅茨不翦采椽不斲者唐堯之德也卑宮室菲飲食盡力於溝洫者大禹之行也惜中人十家之產而罷露臺之制者漢文之明也並能垂名無窮為帝皇之烈豈不以克念徇物博施濟衆以臻於仁恕哉今陛下崇臺邃宇離宮別館亦已多矣更窮人之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為不憂人務奉已也且頃歲已來雖年穀頗登而百

姓未有儲蓄陛下西幸東巡人未休息土木之役歲月不空陛下不因此時施德布化復廣造宮苑臣恐人未易堪今左右近臣多以順意爲忠朝廷具僚皆以犯忤爲患至令陛下不知百姓失業百姓亦不知左右傷陛下之仁也臣聞忠臣不避死亡之患以納君於仁明主不惡切直之言以垂名千載陛下誠能發明恕之制以勞人爲辭則天下必以陛下爲惜人力而苦己也小臣固陋不識忌諱敢冒死上聞乞下臣此章與執事者議其可否則天下幸甚姚崇持節靈武道奏爲管記還應縣令舉甲科爲濟陽令神龍中累轉起居舍人兼知制誥俄遷中書舍人數糾駁僞官藏

用常以俗多拘忌有乖至理乃著析滯論以暢其事辭曰客曰天道元微神理幽化聖人所以法象衆庶由其運行故大撓造甲子容成著律厤黃公裁變元女啓讖八門御時六神直事從之者則兵强國富違之者則將弱朝危有同影響若合符契先生亦嘗聞之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子所謂曲學所習懦昧所守徒識偏方之詭說未究亭衢之通論蓋易曰先天不違傳稱人神之主範圍不過三才所以虛中進退非邪百王所以無外故曰國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又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人無釁焉妖不自作由是言之得喪興亡並關

人事吉凶悔悋無涉天時且皇天無親唯德是輔爲不善者天降之殃高宗修德桑穀以變宋君引過法星退舍此天道所以從人者也古之爲政者刑獄不濫則人壽賦斂蠲省則人富法令有常則國靜賞罰得中則兵强所以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禮賞不倦則士爭先苟違此途雖卜時行刑擇日出令必無成功矣自叔世澆訛俗多徵倖競稱怪力爭誦詭言屈政教而就孤虛棄信賞而從推步附會前史變易舊經依託空文以爲徵據覆軍敗將者則隱祕無聞偶同幸中者則共相文飾豈唯德之增感亦乃學人自是嗚呼習俗訛謬

一至此焉昔者甲子興師非成功之日往亡用事與制勝之辰人事苟修何往不濟至若環城自守接陣重圍無闕地形不乖天道若兵强將智粟積城堅雖復屢轉魁剛頻移太歲坐推白虎行計貪狼自符雞鬬之祥多貽蟻附之困故曰任賢使能則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則不卜筮而事吉養勞賞功則不禱祠而得福此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太公犯雨逆天時也韓信背水乖地利也並存人事俱成大業削樹而斬龐涓舉火而屠張郃未必暗同歲德冥會日遊俱運三門並占四殺杜鄆齒劍抑唯計沮垓下悲歌實階刓印若

以並資厭勝不事良圖則長平盡坑固須恒濟褒城無噍亦可常保是知拘而多忌終喪大功百姓與能必遺小數金雞玉鶴方爲楚國之殃萬畢枕中適構淮南之禍刻符指盜反更亡身秡髮邀神翻招夷族嗟乎威斗捪鞭不禳赤伏之運築城斷尙何救素靈之哭火災不驗禆竈無力以窺天超乘階凶王孫取監於觀德九徵九變是曰長途人謀鬼謀良歸有道此並經史陳迹賢聖通規仁遠乎哉詎宜滯執客乃蹙然避席曰鄙人困蒙不階王道請事斯語歸於正途而今而後焚蓍龜毀律厤廢六合斥五行浩然清慮則將奚若答曰此所謂

過猶不及也夫甲子所以配日月律麻所以通歲時金木所以備法象蓍龜所以定吉凶聖人以此神明德行輔助謀猷存之則協贊成功執之則凝滯於物消息之義其在玆乎客於是循牆匍匐帖然無氣口呿心醉不知所以答矣景龍中爲吏部侍郎藏用性無挺特多爲權要所逼頗隳公道又遷黃門侍郎兼昭文館學士轉工部侍郎尚書右丞先天中坐託附太平公主配流嶺表元宗欲捕斬藏用顧未執政意解乃流新州或告謀反推無狀流驩州會交趾叛藏用有捍禦勞改昭州司戶參軍開元初起爲黔州都督府長史兼判都督事未行而卒年五十餘有集二十卷藏用工篆隸好琴碁當時

稱爲多能之士少與陳子昂趙貞固友善二人並早卒藏用厚撫其子爲時所稱然初隱居之時有貞儉之操往來於少室終南二山時人稱爲隨駕隱士及登朝趑趄詭佞專事權貴奢靡淫縱以此獲譏於世（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嘉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慚無子弟若盧多才博物隴西辛怡諫爲職方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臆大如拳怡諫謂之鼫鼠而賦之若盧曰非也此許愼所謂鼮鼠豹文而形小一坐驚服終起居郎集賢院學士）

徐彥伯（名洪以字顯）兗州瑕邱人也（七歲能爲文）少以文章擅名河北道安撫大使薛元超表薦之對策擢第（調永壽尉）累轉蒲州司兵參軍時司戶韋暠善判事司士李亘工於翰

札而彥伯以文辭雅美時人謂之河中三絕遷職方郎中彥伯聖曆中奉迎中宗房州累除給事中武后撰三教珠英取文辭士皆天下選而彥伯李嶠居首遷宗正卿出爲齊州刺史時王公卿士多以言語不愼密爲酷吏周興來俊臣等所陷彥伯乃著樞機論以誡於代其辭曰書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又云齊乃位度乃口易曰愼言語節飲食又云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出其言不善千里違之禮亦云可言也不可行君子不言也可行也不可言也君子不行也嗚呼先聖知言之爲大也知言之爲急也精微以勸之典謨以告之禮經以防之守名教者何可不修其詁訓而服其糟粕乎故曰言

語者君子之樞機動則物應物應則得失之見也得之者江海比鄰失之者肝膽楚越然後知否泰榮辱繫於言乎夫言者德之柄也行之主也志之端也身之文也旣可以濟身亦可以覆身故中庸鍥其心左階銘其背南容復於白圭箕子疇於洪範良有以也是以摘摭瑕玷參詳躁競審無常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利生於口森然覆邦之說道不由衷變彼如簧之刺可不懼之哉其有識暗邪正慮微形朕破金湯之籥封禍亂之根用詁讕爲全計以號呶爲令德至若梧宮問答荊齊所以弃命韓魏加肘智伯所以危殘蔡侯繩息嬀也亟招甲

兵之罰鄭曼圖宗卿也而受鼎鑊之誅史遷輕議終下蠶室張紘詭說更齒龍淵凡此過言其流匪一或穢猶糞土或動成刀劍或苟且其心或脂膏其吻挾邪作蠱守之而不懈往輒破的去之而彌遠亦何異韓盧聚首厖也聲吠得死爲幸何循名之立乎雖復伯玉沮顏追謝於元凱蔣濟貽恨失譽於王陵犀首沒齒於季章曹瞞斷舌於劉主當何及哉孔子曰予欲無言又云終身爲善一言敗之惜也老子亦云多言數窮又云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議人者也何聖人之深思偉慮杜漸防萌之至乎夫不可言而言者曰狂可言而不言者曰隱

鉗舌拱默曷通彼此之懷括囊而處孰啓謀明之訓則
上言者下聽也下言者上用也睿喆之言猶天地也人
覆燾而生焉大雅之言猶鐘鼓也人考擊而樂焉作以
龜鏡姬公之言也出爲金石曾子之言也存其家邦國
僑之言也立而不朽臧孫之言也是謂德音詒我宗極
滿於天下貽厥後昆殷宗甘之於酒醴孫卿諭之以琴
瑟閭里重於四時鄧都輕其千乘豈不韙哉豈不休哉
但楙探世猷克念丕訓審思而應精慮而動謀其心以
後發擇其交以後談不慼趨於非黨不屏營於詭遇非
先王之至德不敢行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翦其喋喋

之緒撲其炎炎之勢自然介爾景福錫玆純嘏則悔恡何由而生怨惡何由而至哉孔子曰終日行不遺己患終日言不遺己憂如此乃可以言也戒之哉戒之哉神龍元年遷太常少卿兼修國史以預修則天實錄成封高平縣子賜物五百段未幾出爲衛州刺史以善政聞璽書勞勉俄轉蒲州刺史入爲工部侍郎尋除衛尉卿兼昭文館學士景龍三年中宗親拜南郊彥伯作南郊賦以獻辭甚典美景雲初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右散騎常侍太子賓客仍兼昭文館學士先天元年以疾乞骸骨許之開元二年卒彥伯事寡嫂甚謹撫諸姪同於己

子自晚年屬文好爲强澁之體頗爲後進所效焉有文集二十卷行於時

史臣曰才出於智行出於性故文章巧拙由智之深淺也行義詭實由性之善惡也然則智性禀之於氣不可傳之强也蘇味道李嶠等俱爲輔相各處穹崇觀其章疏之能非無奧贍驗以弼諧之道罔有貞純故狄仁傑有言曰蘇李足爲文吏矣得非擬擬乎摸稜之病尤足可譏崔融盧藏用徐彦伯等文學之功不讓蘇李知有守常之道而無應變之機規諫之深崔比盧徐稍爲優矣

贊曰房杜姚宋俱立大功咸以二族譚爲美風蘇李文學一代之雄有懿輔弼稱之豈同凡人有言未必有德崔與盧徐皆攻翰墨文雖堪尚義無可則備位守常斯言罔忒

唐書卷第一百四十五

唐書卷第一百四十六　　列傳四十六

睿宗諸子

讓皇帝憲 子璡 瑀 珣　惠莊太子撝

惠文太子範 子珍 鄭 孫　惠宣太子業 曾孫知柔 從新書增

隋王隆悌

睿宗六子昭成順聖皇后竇氏生元宗肅明順聖皇后劉氏生讓皇帝宮人柳氏生惠莊太子崔孺人生惠文太子王德妃生惠宣太子後宮生隋王隆悌

讓皇帝憲本名成器睿宗長子也初封永平郡王文明元年立爲皇太子時年六歲及睿宗降爲皇嗣則天冊

授成器爲皇孫與諸弟同日出閤開府置官屬長壽二年改封壽春郡王仍却入閤長安中累轉左贊善大夫加銀青光祿大夫中宗卽位改封蔡王遷宗正員外卿加賜實封四百戶通舊爲七百戶成器固辭不敢當大國依舊爲壽春郡王唐隆元年進封宋王其月睿宗踐祚拜左衛大將軍時將建儲貳以成器嫡長而元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意久不定成器辭曰儲副者天下之公器時平則先嫡長國難則歸有功若失其宜海內失望非社稷之福臣今敢以死請累日涕泣固讓言甚切至時諸王公卿亦言楚王有社稷大功合居儲位睿宗嘉

成器之意乃許之元宗又以成器嫡長再抗表固讓睿
宗不許乃下制曰左衛大將軍宋王成器朕之元子當
踐副君以隆基有社稷大功人神僉屬由是朕前懇讓
言在必行天下至公誠不可奪爰符立季之典庶協從
人之願成器可雍州牧揚州大都督太子太師別加實
封二千戶賜物五千段細馬二十匹奴婢十房甲第一
區良田三十頃其年十一月拜尚書左（新書右誤）僕射尋遷
司徒其太師都督並如故明年表讓司徒拜太子賓客
兼揚州大都督如故時太平公主陰有異圖姚元之宋
璟等請出成器及申王成義爲刺史以絕謀者之心由

是成器以司徒兼蒲州刺史元宗嘗製一大被長枕將與成器等共申友悌之好睿宗知而大悅累加賞歎先天元年八月進拜司空及元宗討平蕭至忠岑羲等成器又進位太尉依舊兼揚州大都督加實封一千戶月餘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其太尉揚州大都督並停開元初歷岐州刺史開府如故四年避昭成皇后尊號改名憲封爲寧王實封累至五千五百戶又歷澤涇等州刺史初元宗兄弟聖厯初出閤列第於東都積善坊五人分院同居號五王宅大足元年從幸西京賜宅於興慶坊亦號五王宅及先天之後興慶是龍潛舊邸因以爲

宮憲於勝業東南角賜宅申王撝岐王範於安興坊東南賜宅薛王業於勝業西北角賜宅邸第相望環於宮側元宗於興慶宮西南置樓西面題曰花萼相輝之樓南面題曰勤政務本之樓元宗時登樓聞諸王音樂之聲咸召登樓同榻宴謔或便幸其第賜金分帛厚其歡賞諸王每日於側門朝見歸宅之後即奏樂縱飲擊鞠鬭雞或近郊從禽或別墅追賞不絕於歲月矣遊踐之所中使相望以爲天子友悌近古無比故人無閒然元宗旣篤於昆季雖有讒言交構其閒而友愛如初時有鶺鴒千數集麟德殿庭樹翔棲浹月左清道率府長史魏光乘作頌以爲天子友悌之祥帝喜亦爲作頌憲尤

恭謹畏慎未曾干議時政及與人交結元宗尤加信重之嘗與憲及岐王範等書曰昔魏文帝詩云西山一何高高處殊無極上有兩僊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身輕生羽翼朕每思服藥而求羽翼何如骨肉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陳思有超代之才堪佐經綸之務絕其朝謁卒令憂死魏祚未終遭司馬宣王之奪豈神丸之效也虞舜至聖捨象傲之愆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此爲帝王之軌則於今數千載天下歸善焉朕未嘗不廢寢忘食欽歎者也頃因餘暇妙選僊經得此神方古老云服之必驗今分此藥

願與兄弟等同保長齡永無限極憲開元九年兼太常卿十四年停太常卿依舊爲開府儀同三司二十一年復拜太尉二十八年冬憲寢疾上令中使送醫藥及珍膳相望於路僧崇一療憲稍瘳上大悅特賜緋袍魚袋以賞異崇一時申王等皆先薨唯憲獨在上尤加恩貸每年至憲生日必幸其宅移時宴樂居常無日不賜酒酪及異饌等尚食總監及四方有所進獻食之稍甘者皆分以賜之憲嘗奏請年終錄付史館每年至數百紙二十九年冬京城寒甚凝霜封樹時學者以爲春秋雨木冰即此亦名樹介言其象介冑也憲見而歎曰此俗

謂樹稼者也諺曰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吾其死矣十一月甍時年六十三上聞之號叫失聲左右皆掩涕翼日下制曰能以位讓爲吳太伯存則用成其節歿則當表其賢非常之稱旌德斯在故太尉寧王憲誕含粹靈允膺大雅孝悌之至本乎中誠仁和之深非因外獎率由禮度雅尚文儒謙以自牧樂以爲善比兩獻而有光與二南而合德自出臨方鎭入配台階逾勵忠勤益聞周愼實謂永爲藩屏以輔邦家曾不憖遺奄焉殂沒友于之痛震慟良深惟王朕之元昆合升主嗣以朕奉先朝之睿畧定宗社之阽危推而不居請予主鬯又

承慈旨焉敢固違不然者則宸極之尊豈歸於薄德茂行若此易名是憑自非大號孰副休烈按謚法推功尙善曰讓德性寬柔曰讓敬追謚曰讓皇帝宜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憲長子汝陽郡王璡又上表懇辭盛陳先意謙退不敢當帝號手制不許及冊斂之日內出御衣一副仍令右監門大將軍高力士齎手書置於靈坐之前其書曰隆基白一代兄弟一朝存歿家人之禮是用申情興言感思悲涕交集大哥孝友近古莫儔嘗號五王同開邸第遠自童幼洎乎長成出則同遊學則同業事均形影無不相隨頃以國步艱危義資克定先帝御

極日月照臨大哥嫡長合當儲貳以功見讓爰在藩邸
旣嗣守紫宸萬幾事總聽朝之暇得展於懷十數年間
棣華凋落謂之手足唯有大哥今復淪亡眇然無對以
玆感慕何恨如之然以厥初生人孰不殂謝所貴光昭
德行以示崇高立德立名斯爲不朽大哥事迹身殁讓
存故冊曰讓皇帝神之昭格當玆寵榮況庭訓傳家璡
等申讓善述先志實有遺風成其美也恭惟緒言悅焉
如在寄之翰墨悲不自勝又制追贈恚妃元氏爲恭皇
后祔葬於橋陵之側及將葬上遣中使敕璡等務令儉
約送終之物皆令衆見所司請依諸陵舊例壙內置千

味食監護使左僕射裴耀卿奏曰尚食所料水陸等味一千餘種每色飾盤安於藏內皆是非時瓜果及馬牛驢犢麞鹿等肉并諸藥酒三十餘色儀注禮料皆無所憑臣據禮司所料奠祭相次事無不備典制分明天恩每申讓帝之志務令儉約禮外加數竊恐不安又非時之物馬犢驢等并野味魚鴈鵞鴨之屬所用銖兩動皆宰殺盛夏胎養聖情所禁又須造作什物動逾千計求徵市井實謂煩勞千味不供禮無所闕伏望依禮減省以取折衷制從之及發引時屬大雨上令慶王潭已下泥中步送十數里制號其墓爲惠陵憲常從帝按舞萬歲樓從複道上見

衛士已食棄其餘竇中帝怒詔高力士杖殺之憲從容曰從士複道上窺人之私恐士不自安且士失大體豈以性命輕於餘飱乎帝遽止謂力士曰王於我可謂有急難也不然且誤殺士又涼州獻新曲帝御便坐召諸王觀之憲曰曲雖佳然宮離而不屬商亂而暴君卑逼下臣僭一犯上發於忽微形於音聲播之詠歌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遷之禍帝默然及安史亂世乃思憲審音云

憲凡十子（新書十九子）璡嗣莊琳璹珣瑀玢珽琯璀等十人歷官封襲璡封汝陽郡王歷太僕卿與賀知章褚庭誨（梁涉）為詩酒之交天寶初終父喪加特進九載卒贈太子太師嗣莊（為太子左諭德）封濟陰郡王早卒（贈幽州大都督）琳封嗣寧王歷祕書員外監從元宗幸蜀郡至德二載卒璹封嗣申王珣（初封懷寧王）封同安郡王珣修身淳謹不自矜貴閨門之內常默如也開元二

十五年薨元宗甚悼之輟朝三日制曰猶子之恩特深於情禮睦親之義必備於哀榮同安郡王瑀禀氣淳和執心忠順邦國垣翰宗枝羽儀磐石疏封將期永固逝川不舍俄歎促齡悼往之懷因心所切宜增寵命用飾幽泉可贈太子少保葬事官給陪葬橋陵瑀封漢中王

都水使者恒王府司馬衛尉員外卿瑀早有才望偉儀表初爲隴西郡公天寶十五載從元宗幸蜀至漢中因封漢中王仍加銀青光祿大夫漢中郡太守乾元二年以特進試太常卿送寧國公主至回紇拜回紇爲威遠可汗充冊立使瑀亦知音嘗早朝過永興里聞笛音顧左右曰是太常工乎曰然他日識之曰何故卧吹笛工驚謝

又聞康昆崙奏琵琶曰琵聲多琶聲少是未可彈五十
四絲大絃也樂家以自下逆鼓曰琵自上順鼓曰琶云
肅宗詔收羣臣馬助戰璵與魏少遊等持不可
帝怒貶爲蓬州長史薨贈太子太師諡曰宣玢蒼梧
郡開國公歷銀青光祿大夫祕書監員外置同正員卒
贈江陵大都督珽封晉昌郡開國公琯魏郡開國公璀
文安郡開國公天寶十一載珽琯璀並食邑三千戶
惠莊太子撝睿宗第二子也本名成義母柳氏掖庭宮
人撝之初生則天嘗以示僧萬迴萬迴曰此兒是西域
大樹之精養之宜兄弟則天甚悅始令列於兄弟之次
垂拱三年封恒王壽邽入閤改封衡陽郡王累授尙衣
奉御神龍元年加賜實封二百戶通前五百戶遷司農

少卿加銀青光祿大夫睿宗踐祚進封申王遷右衛大將軍景雲元年七月遷殿中監兼檢校右衛大將軍二年轉光祿卿右金吾衛大將軍先天元年七月加實封一千戶八月行司徒兼益州大都督開元二年帶司徒兼幽州刺史俄避昭成太后之稱改名撝歷鄧虢絳三州刺史八年因入朝停刺史依舊爲司徒性宏裕儀形瓌偉善於飲啖十二年病薨冊贈惠莊太子陪葬橋陵無子初養讓帝子珣封同安郡王先卒天寶二載又以讓帝子璹爲嗣申王授鴻臚員外卿

惠文太子範睿宗第四子也本名隆範後避元宗連名

改單稱範初封鄭王尋改封衛王長壽二年隨例郄入閤徙封巴陵郡王累授尚食奉御神龍元年遷太府員外少卿加賜實封二百戶通前五百戶景龍年兼隴州別駕加銀青光祿大夫睿宗踐祚進封岐王又加實封五百戶拜太常卿兼左羽林大將軍先天二年從上討竇懷貞蕭至忠等以功加賜實封滿五千戶下制褒美開元初拜太子少師帶本官歷絳鄭岐三州刺史八年遷太子太傅範好學工書雅愛文章之士士無貴賤皆盡禮接待與閻朝隱劉廷琦張諤鄭繇篇題唱和又多聚書畫古跡為時所稱初隋亡禁內圖書湮放唐興募訪稍稍復出藏祕府張易之奏

天下善工潢治乃密使摹肖殆不可辨竊其真藏於家既誅悉爲薛稷取去稷又敗範得之後卒爲火所焚

時上禁約王公不令與外人交結駙馬都尉裴虛已坐與範遊讌兼私挾讖緯之書配徙嶺外萬年尉劉廷琦太祝張諤皆坐與範飲酒賦詩黜廷琦爲雅州司戶諤爲山茌丞然上未嘗間範恩情如初謂左右曰我兄弟友愛天至必無異意祇是趨競之輩强相託附耳我終不以纖芥之故責及兄弟也時王毛仲等本起微賤皆崇貴傾於朝廷諸王每相見假立引待獨範見之色莊十四年病薨上哭之甚慟輟朝三日爲之追福手寫老子經徹膳累旬百僚上表勸喻然後復常開元十四年

命工部尚書攝太尉盧從愿冊贈王爲惠文太子陪葬橋陵一子瑾封河東郡王官至太僕卿且於酒色竟暴卒贈太子少師天寶三載又以惠宣太子男晷陽公珍爲嗣岐王銀青光祿大夫宗正員外卿上元二年珍與朱融善珍儀表偉如頗類元宗融乃誘崔昌趙非熊等并中官六軍人同謀逆融謂金吾將軍邢濟曰今城中草草關外近寇憑陵若何濟曰我金吾天子押衙死生隨之安能自脫融曰有一人足下見之自當知縱不出城亦無慮乃引以見珍濟奏之乃令御史中丞敬羽訊之珍賜死其同謀右武衛將軍竇如玢試都水使者崔

昌右羽林軍大將軍劉從諫蔚州長鎮將朱融右衛將
軍胡沨直司天臺通元院高抱素右司禦率府率魏兆
內侍省內謁者監王道成等九人特宜斬決試太子洗
馬兼知司天臺冬官正事趙非熊陳王府長史陳闊楚
州司馬張昂右武衛兵曹焦自榮前鳳翔府郿縣主簿
李岯國子監廣文博士張負等六人特宜決殺駙馬都
尉薛履謙預逆謀宜賜自盡乃以濟兼桂州都督侍御
史充桂管防禦都使左散騎常侍張鎬坐與交通貶辰
州司戶鄭繇者鄭州滎陽人北齊吏部尚書述五代孫
也工五言詩開元初範爲岐州刺史繇爲長史範失白

鷹絲爲失白鷹詩當時以爲絕唱後爲湖州刺史子密亦善詩詠乾元中任袁州刺史

惠宣太子業睿宗第五子也本名隆業後單名業垂拱三年封趙王開府置官屬長壽二年隨例却入閤改封中山郡王累授都水使者壽又改封彭城郡王神龍元年加賜實封二百戶通前五百戶景龍二年兼陳州別駕銀青光祿大夫太僕少卿別駕如故睿宗即位進封薛王加封滿一千戶拜祕書監兼右羽林大將軍荆州大都督俄轉宗正卿睿宗以業好學而授祕書監及元宗誅蕭至忠岑羲等業以翊從之功加實封通舊爲五千戶

開元初歷太子少保同涇幽衛虢等州刺史八年遷太子太保初業母早終從母賢妃親鞠養之至是迎賢妃出就外宅事之甚謹業同母妹淮陽涼國二公主亦早卒業撫愛其子逾於己子上以業孝友特加親愛業嘗疾病上親爲祈禱及愈車駕幸其第置酒讌樂更爲初生之歡元宗賦詩曰昔見漳濱臥言將人事違今逢誕慶日猶謂學仙歸棠棣花重滿鴒原鳥再飛其恩意如此十三年上嘗不豫業妃弟內直郎韋賓與殿中監皇甫恂私議休咎事發元宗令杖殺韋賓左遷皇甫恂爲錦州刺史妃惶懼降服待罪業亦不敢入謁上遽令召

之業至階下逡巡請罪上降階就執其手曰吾若有心猜阻兄弟者天地神明所共咎罪乃歡讌久之仍慰諭妃令復其位二十一年業進拜司徒二十二年正月薨冊贈惠宣太子陪葬橋陵業有疾帝憂之一宿容髮為變因假寐夢獲方寤而業少閒邠王守禮等請以事付史官有子十一人瑗樂安郡王瑒宗正卿滎陽郡王琄封嗣薛王珍嗣岐王帝後追思業引見瑗等傷之乃下詔共賜實封千戶琄為金紫光祿大夫鴻臚卿同正員天寶五載坐舅刑部尚書韋堅為右相李林甫所構貶夷陵郡別駕長任毋隨琄竟以憂死七載琄於夜郎安置後移南浦郡十四載安祿山反赴於西京會孫知柔嗣王再為宗正卿久之擢京兆尹始鄭白

渠梗塞民不得歲知柔謁三輔治復舊道潴漫如約遂無旱虞民詣闕請立石紀功知柔固讓得止加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詔營繕太廟判度支充諸道鹽鐵轉運使昭宗出莎城獨知柔從乘輿器用庖頓皆主之大細畢給性儉約雖位通顯無居第未幾出拜清海軍節度使在鎮廉潔貢獻時入進檢校太傅兼侍中仕凡四紀常爲宗室冠卒於鎮

隋王隆悌睿宗第六子也初封汝南郡王長安初拜尚乘直長早薨睿宗踐極追封隋王贈荊州大都督無子

史臣曰夫得天下而治者其道舒而有變讓天下而退者其道卷而常存何者飛龍在天舒也亢龍有悔變也讓皇帝守無咎於或躍利終吉於勞謙其用有光其闇莫朽惠莊惠文惠宣隋王等或守常而獲免終保皇枝

或過望而包羞竟塵青史晉陽公信魁偉之狀起圖謀之心福善禍淫宜哉不令

贊曰謙而受益讓以成賢唐屬之美寔得其先長不居震剛不乘乾讓之大者胡可比焉撝範已降同氣連枝性習何遠非革卽睽有善有惡禍福不欺

唐書卷第一百四十六